



袁有生

一走进孙孙的书房,我就被他床头贴的标语点燃了激情——“怂者面前困难多,骏马奔腾无沟壑。百日奋战,我必成功,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能行。”每天深夜,看见孙孙房间灯火通明,我又心疼又着急,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股青春冲劲,让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中考时光。

那是1965年,中考前李老师专门找我谈心,鼓励我只有好好考试,将来才会有出头之日。奶奶把给人纺花挣下的三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让我前去考试。爸爸妈妈皱着眉头,心里的苦可想而知:上有两个70多岁老人,下有梯子节一样的三个男娃,真是“吃死老子累死娘”。尤其是在那困难年代,我家年年都是生产队的欠款户,困境如巨石压肩。

临考的前一天,我随着生产队卖甜瓜的小平车,一路风尘仆仆,步行35里路来到县城,报到后就睡在城关小学的教室里,身子下铺垫的是麦秆草,啃着自带的干粮,幸好学校管开水。放下馍布袋,就参加考前的大辅导。

第二天,考场上我运用自如。虽然我



安新明 许全忠

随着市场经济的竞争加剧,老百姓的消费观念愈发务实,就连理发店也悄然生变。这不,原国营理发店的老师傅三蛋,把理发摊支在了稷山县民乐园北头、火车站立交桥旁。

三蛋本名李双庆。1985年,因为父亲李国吉在稷山县退休。他从太行山漳河边的农村来到当时的稷山县服务业公司理发二部学徒,成了一名企业职工,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晋南一带无人不知高平人的勤劳,他们大多从事三大行当:剃头、木匠、錾漏锅。但凡遇到做这些营生的,十有八九是高平人。“剃头匠”是方言,文雅些的说法便是理发匠。高平理发匠的老家大多来自如今高平市寺庄镇长平、寺庄、伯方村等村庄。

三蛋就出自长平村,这里正是古代“长平之战”的发生地。追溯缘由,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高平土地贫瘠、粮食歉收,当



薛美芳

2014年7月24日,被肺癌折磨一年的父亲,终没打破“一年期限”的魔咒,走完了74岁人生路。从此,尘世上少了一位慈祥的父亲,多了几个无父的孩子。

父亲自幼聪慧,喜爱音律。在他11岁时,爷爷因病去世,丢下奶奶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作为家中独子,父亲只能辍学回家,先是在村里当猪倌,年纪略长些,又去运城盐池拉硝,下煤窑挖煤,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

20世纪50年代,17岁的父亲被临汾钢铁厂招走,先被分在炼钢车间,后因擅长乐器,被借调到文工团。父亲长相清秀,性情温润,加上有才华,如果照着这条路走,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但人终难敌命运变故,一双本可以拉小提琴、弹钢琴的手,最后还是回家拿起了锄头,从此翻开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

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先后生下我们姐妹四个。奶奶一直盼着家里能添个

难忘中考



心里很清楚,即使考上,后面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家里怎么负担得起? 但我不想放弃,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月后,李老师笑盈盈地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里,还给父母打招呼,让我一定要去报到。我一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像范进中举一样,一蹦三尺,高兴地直喊:“我考上啦!”全村只有我一人被录取到万荣重点中学。这可愁坏了爸爸,他坐在门槛上直挠头,唉声叹气不间断,奶奶和妈妈则吵嚷着,一家人连午饭都没有吃成。对门的三叔和花婶进门劝说:“受点紧,还是让娃娃先去上学,别人家的孩子考不上,那是实在没法,可不敢耽误了娃的前程。”大队管文教的袁大叔,也上门做思想工作,承诺说:“这也是给咱村培养人才,实在不行,到年底,大队从救济款里给你家拨一点。”我只是默默地等待着爸爸表态,积极地帮大人干活,割草喂猪想多挣一点钱,一心想去上学。

报到前的那几天,爸爸妈妈含着眼泪,躲在庄稼地里,不知如何和我交流。我的心情一落千丈,整天蒙头大睡,只有悲愤和怒吼,两只胳膊在炕沿上乱打乱甩。70多岁的奶奶老泪纵横,弯腰拍着

三蛋的五块理发摊



地百姓为谋生,不挑不拣,专做他人不愿干的营生。当时稷山县服务业公司百余名职工中,竟有20多位是高平人。

三蛋学徒的国营理发二部,原在县文化馆对面,虽门面不大却生意红火。经理韩桂兰也是高平人,如今约85岁高龄,正是三蛋的师傅。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三蛋仅用半年就掌握了理发技艺。此后,推剪与剃刀从未离手。

后来,三蛋在西北街路边租了间小门面。虽不在主街,顾客却络绎不绝——人们看重的并非店面,而是高平理发匠娴熟的技艺与能让人焕然一新的发型。高平人在晋南扎根数代,深谙不同人群对发型的偏好,经他们理完的头发,总让顾客总觉得年轻好几岁,精神头十足。

退休后,三蛋夫妇将理发店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却闲不住。眼看街上理发、美发店遍地开花,理一次发少则十元多则数十元,他与妻子商量后,买了辆三轮电动车和大阳伞,在民乐园旁宽敞的马路边、大树下支起了5元理发摊。

父亲,从未走远



男丁延续香火,甚至要把我和妹妹送人,但一向孝顺的父亲却坚决地说“不”。

在农村,养四个女儿本就“赔本”,更别提还要费尽心血供上学。可父亲硬是顶着村里人不解的目光,把我们都送进了大学或中专校门。为供我们上学,父亲愈发辛劳,除了侍弄家里的18亩地外,还揽下了修水井的活,一次次下到几百米深的井底;加入邻村管乐队,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我仍记得父亲跪在苹果树底下,一步一挪修剪树枝的身影;记得炎炎夏天下,他为学校焊栏杆,汗湿衣衫的模样。

父亲性情醇厚善良,当了数十年村干部,村里人大事小情都愿意来找他。即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也能耐心聆听,热心帮忙。为村里通自来水、修建学校、办硫酸厂,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但自家却守着摇摇欲坠的土窑。至今村里人提起父亲,还会由衷地赞叹一声:“真是个好人在!”

父亲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精通数种乐器,如二胡、唢呐、笛子、小提琴。那年,村里管乐队买回一套架子鼓

双膝,实实想不出办法,劝罢父亲,又来劝我。我哭闹着保证“考上大学挣钱还账”,可凑不齐12元报到费和半年生活费,一切都是空谈。大人们东跑西寻借不到钱,一家人垂头丧气,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

就这样错过了报到时间,我只好留在农业社里挣工分。那一段时间,我常坐在南沟边,反复看着录取通知书发呆,甚至跑几十里到万中校门口徘徊,看着墙上褪色的红榜,一肚子无可言喻的苦闷。大中午天气火辣辣的,我身上没带分文,只好徒步返回,到了半路又渴又饥,嘴里嚼着嫩柿叶,对着万中的方向号啕大哭。

这场中考,让我深知贫穷的苦难,也留下了终生遗憾。我悔恨自己当时缺乏胆量和勇气,没能像古人凿壁偷光那般去奋力一搏,只是在深夜里懦弱地啼哭、流泪。几十年过去,我深感文化的缺欠,注定了我一生辛劳,因此更加感慨:今天的孩子太幸福了,可以青春不留遗憾,勇敢逐梦!

如今,我的三个子女都已大学毕业,孙辈们也发奋读书,成绩优异。希望他们都能考上理想学校,弥补我当年未能跨越的鸿沟。



致中考学子

李竹青

你将三载星光凝成的书签
夹在用书堆成的云梯里
那些在墨水瓶里沉浮的晨昏
在习题册上结痂的时光
终将锻造成为你胸前的勋章
在破茧时刻迸裂成光

当考钟把晨光晃成碎银时
请把笔握成解锁黎明的钥匙
在翻飞如蝶翼的答卷上
书写属于你的辉煌
在每道笔尖犁开的沟壑里
拓印属于你的新坐标

此刻不必丈量盈亏
那些被反复拆解的定理
早在草稿纸的褶皱里生根
那些被反复修改的青春段落
终将在你收剑入鞘的脆响中
绽放成蝶翼的金斑

夏居



王过关

三间陋室火云中,数坵禾苗秉熏风。
几处蛙鸣减荷翠,何时可与此同时?

夏夜



赵希康

蛐蛐在草丛中,拨动琴弦
青蛙在夜幕下,高吟诗篇
萤火虫提着灯笼,翩翩起舞
蜻蜓在荷叶上,静静观看
老爷爷的烟斗,点亮满天星斗
老奶奶的蒲扇,摇醒清风山泉
好一个夏的夜晚

思念集结号

晓寒

把相思研磨成墨
月光为笺,平仄的韵脚
化作翻涌的浪潮
声声鸥鸣
浪花吻过的诗句
在暮色里吟唱

礁石撑起爱的罗盘
澎湃的思念终于有了航向
涨落的潮汐
是我未说出口的絮语
在每个黎明与黄昏
一遍遍誊写对你的眷恋

如果
你仍觉得爱意不够
我愿褪去柔软的躯壳
化作一枚海螺
将思念吹成永恒的号角
让每一波粼光的海浪
泛滥
你的名字

